

詩古微

邵陽魏源譔

周南荅問

問曰自大序鄭譜以二南爲文王之德于是說者皆以文王后妃爲義而集傳遂以關雎爲宮人美太姒初至之詩疑之者謂文王世子則嫡妃未至安得先有宮人若王季宮人則父子異宮何用勞其寤寐于是鄒忠允據大明詩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謂文王卽位初年之事纘女維莘俔天之妹謂太姒文王繼妃之證故與文王年齒不相當而得有歸甯之父母寤寐之宮人且則百斯男之祥皆由于

不妒忌之德明非前妃所有諸說乖異者何曰文王太姒之事以之言葛覃卷耳則可矣不妒忌之義以言樛木螽斯則可矣纘女繼妃之云以之言大明詩或可矣詳大雅荅問二南爲文王化行六州之風必作于末年政成之日而不作于世子嗣位之初二南爲周國民風其詩必作于國人而周公采被管絃斷無宮人自作之詩至其用之于樂則有三篇連奏之例故關雎首以琴瑟鐘鼓明其爲房中之樂猶鹿鳴首以笙簧筐酒明其爲燕饗之樂皆言求賢女求賢士之難以昭夫婦君臣之至重而未可執其人其事以實之如必爲文王之求太姒則當王季之末年而二南

非文王德化所致矣若當二南化行之日則當文王之末年太姒于歸已數十年必無追敘其未至時矣如必美后妃不妒忌求嬪御以助已則止與樛木螽斯相重而不淫不傷斷斷不可通矣故以關雎爲述太姒歸周之說齊魯韓毛皆未嘗有而宋儒始有之皆未達四始之用禮樂之情者也大戴禮保傅篇曰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愼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素成之書曰謹爲子孫取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仁義者則子孫慈孝無不善三族輔之此主于擇賢配乃經師最古之誼禮家記之後儒

惟伊川程氏曰關雎后妃之德非指人言周公作樂章以風化天下自天子至庶人正家之道當然其或以爲文王詩者言惟文王后妃足以當此也馮氏元成曰周公作房中之樂思得淑女以共內治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箴銘戴氏震曰關雎求賢妃也求之不得難之也難之也者重之也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以明事之當重無過于此關雎之言夫婦猶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燕饗俾人知君臣夫婦之正焉樂章之用廣矣非指一人一事之爲之者也三說章章其義大昌惟于商季刺時之誼尚未會其微指故人皆疑

詩詞無所歸宿已于四始義例篇著之今不復陳矣然則當如何而可爲后妃之德乎曰五倫夫婦盡于有別之一言四家詩皆傳夫子大義者也故魯詩曰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關雎之鳥未嘗乘居而匹處也劉向列女傳又淮南子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也易林曰貞鳥雎鳩執一無尤寢門治理君子說喜劉勰曰關雎有別后妃方德德貴其別不嫌于鷙鳥又曰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韓詩曰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詩人言關雎貞潔慎匹隱蔽于無人之處以聲相求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

時文選注後漢書注引薛君章句齊詩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晏安之私不形于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毛詩曰后妃愼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嗚呼盡之矣不妒忌之說洵不足以言之矣中人之所能不足以盡性命之微風化之本矣荀子曰國風之好色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于金石其聲可內于宗廟非關雎不足以當之矣夫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卽摯而有別之謂哀而不傷卽得之難求之切之謂豈特可以

言關雎抑可以言鵲巢矣召南爲周南之應不亦宜乎刑于寡妻而御家邦造端夫婦而察乎天地不在是乎

問子謂鄭箋異毛者不可卽以爲魯韓然如列女傳湯妃有㜪傳云淑女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則明爲鄭箋之所本而謂魯韓詩非主不妒忌者何曰魯詩以淑女卽后妃則惟其摯而有別故無當夕之專而能和衆妾之怨非如次章箋疏以賢女指嬪妾及后妃友賢女左右后妃之支說也若謂箋出韓詩則薛君云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亦以淑女卽后妃故緇衣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詩云君子好仇鄭注云正當爲匹仇

匹也鄭注禮用韓詩訓同毛誼孰謂箋說同于魯韓乎涇縣胡承珙曰逑匹訓本爾雅然爾雅有兩本郭璞李巡本作仇孫炎本作逑毛傳亦有兩本文選注引毛作仇後漢書皇后紀引毛作逑是知二字通用故說文怨匹曰逑亦以逑爲仇之叚借也

問葛覃毛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明爲后妃既嫁之事與續序后妃在父母家及嫁安父母之說鑿枘不入則婦人謂嫁曰歸一語當爲鄭箋之錯入毛傳者近人欲殉續序反以歸甯一傳爲箋之錯傳段氏玉裁說而惠氏詩說并謂古者諸侯夫人無歸甯之誼據何休公羊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若夫人止有遣大夫甯于兄弟之禮而釋歸甯其父母爲無

父母遺罹之義述毛而與毛傳戾者何曰以詩以禮以春秋證之泉水序謂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作是詩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于兄弟此毛鄭之說可徵者一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待之也若待諸侯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則是奔喪爲歸甯之終禮何休以夫人非有大故不得歸者對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而言大故卽大事如問父母病及兄弟卽位之屬豈必被出之謂乎此禮之可徵者二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襄十

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大夫寧禮也正義引爲夫人父母在得歸寧沒使大夫寧于兄弟之證而息嬀歸寧過蔡蔡侯止而享之則又國君夫人歸寧之明文此春秋可徵者三况文王當殷時不用周禮今周世天子諸侯之昏禮已亡而諸儒盛譚殷世諸侯夫人歸寧不歸之制安得起杞宋而徵之故與其以歸寧爲變之錯傳不如以嫁歸爲變之錯傳也莊氏存與更援魏風葛屨使女縫裳刺儉不中禮謂女在父母家親葛則可旣嫁爲諸侯后妃親葛則不可欲以曲申序義無論毛傳有王后諸侯夫人親爲祭服之說且緇衣鄭注亦謂采葛爲君子之衣令君

子服之不厭鄭注禮用韓詩豈但女道而非婦道乎葛屨履霜寒時暑服故爲儉不中禮若夏月絺綌正適時宜采蘩爲葛覃之應卷耳卽下章之次后妃夫人可以采蘩采卷耳獨不可以采葛乎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亦儉不中禮乎

問卷耳后妃之志毛鄭求賢審官之說子旣以三章三我議其不倫朱傳文王行役在外之說或又以后妃登臨縱酒議其非禮（陳啟源稽古編）而子謂后妃因使臣在外行役而慰勞其室家之詞者何曰詩之周行有三卷耳鹿鳴大東皆大道也毛于大東周行無傳然訓佻佻爲獨行則亦當以

周行爲道路鄭注緇衣亦以周行爲大道以經注經則知周行之訓列位爲不然矣鄭于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寘于大東行彼周行爲發幣于列位一往迂曲皆異毛義覩緇衣之用韓義者尤不可同年而語至毛傳謂人君黃金罍而詩疏引五經異義韓詩說則曰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夫韓于罍制既明諸侯大夫皆以金而必特申此詩之金罍爲大夫器豈非與毛鄭人君饗燕之義相反哉毛詩以草蟲爲卷耳之應齊詩以采蘋爲卷耳之應而草蟲采蘋皆大夫妻詩則此章諸我皆當爲大夫妻自我之詞蓋后妃慰勞使臣之室家因爲

室家代叙其情猶四牡爲使臣代叙其情也首章嗟我懷人二語不當用官人周行斷章之義以與下章二我乖隔盌卽陸機詩之采采不盈匊悠悠懷我憐也荀子解蔽篇卷耳易得也頃筐易滿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貳則不精頃則疑惑據此則爲提筐采物心不在焉而置之故言心不可貳用于周行之中左傳引詩斷章已詳毛詩義例下篇三四章使臣之僕馬其室家固得而我之而金罍大夫器則班婕妤自悼賦所謂酌羽觴兮銷百憂也后夫人于外命婦生有錫命之禮玉藻注死則臨喪之禮喪大記后夫人行祭禮命婦從焉禮器明堂位于喪禮命婦卒外宗哭焉喪大記先王股肱手足其臣故四牡勞使臣而可以教孝卷耳勞使臣妻而可以教貞樂章

之用廣矣序爲后妃之志不亦宜乎易林云元黃摧頹行者疲勞役夫憔悴踰時不歸亦以後章指大夫行役之事明爲室家懷人之詞于文王后妃不合也仁和龔氏鑑曰宋史岳飛傳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屬合詩義淮南子俶眞訓云今矰繳機而在上網罟張而在下雖欲翺翔其勢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是則言殷末征役之士皆有棄置遠舉之思故曰雖欲翺翔其勢焉得此爲臣下之詞乎抑爲君上之詞乎

問螽斯序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爲義而毛傳訓振振仁厚繩繩戒愼蟄蟄和集則又不徒以衆多爲義序傳

不同者何曰續序不得經義呂記嚴緝徒以子孫繩繩爲不絕桐城馬氏瑞辰以振振繩繩蟄蟄皆爲衆盛更不得毛傳之義考韓詩外傳引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能使子賢也則是頌后妃所生皆賢非妾媵多子之謂後漢書襄楷傳曰昔文王一妻誕數十男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白虎通引詩傳曰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此魯詩之傳皆指后妃所生見史記世家無關貫魚之寵續序于關雎不得后妃有別之德于是樛木螽斯小星並以不妒忌蔽之吾聞麟

趾以信厚爲美不信螽斯徒以多男爲德也漢中山王好內亦百餘男未聞媲美西伯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韓詩繼世象賢之誼正毛傳仁厚戒愼之徵也甚矣君子貴子孫之賢不徒貴子孫之衆也不知續序爲毛之綴旒爲信三家爲毛之益友乎

問樛木不與君子而喻后妃鄭箋則并美妃妾無與文王者何曰樛木釋文引馬融及韓詩本並作朻說文高木曰朻下句曰樛則韓毛殊與文選寡婦賦注云葛藟二草名言二草之託朻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選注多用韓詩則是高木即與君子而葛藟女蘿則喻宮闈非若毛以木之

下曲與后夫人之下逮與下文君子不倫至箋云妃妾能以禮義相和又能以禮義樂其君子使為福祿所安則是歸美妃妾何如韓義歸本文王之德乎

問兔罝之詩三家說以為殷紂時賢人退于山林網禽獸而食之故兔罝之詩作文選薦譙彥表注于是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而用之西土服墨子其時芻蕘采薪之人皆盡其力賈山言文王時是于后妃何與而序言后妃所致者何曰此猶召南以羔羊為鵲巢之功致而其義則徐幹中論盡之矣中論曰人性之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

忽也是以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窺其隙也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列女傳曰安貧賤而不怠于道惟至德者能之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易林亦云兔罝之容不失其恭蓋闕雎之德不出情欲無介乎儀容晏安不形于動靜今以兔罝伐木之人而有肅肅將事之敬何異饁婦之如賓漁者之宵肅且椓之丁丁猶人所聞也施于中逵猶人所見也至于中林則無見也無聞也敬于顯而不敬于隱者可以爲干城未可以爲腹心是中逵之德顯中林之德晦故關雎兔罝詩人愼獨之學也以如此之材德不登于王廷而

論棄山澤使非遇文王舉之則終身槁死山林鹽鐵論所謂兔罝之詩刺小人非干城腹心言殷紂之世朝多倖位野多遺賢也四牡汝墳皆同斯誼即美寓刺蓋二南通例矣

問曰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旣女于蔡夫有惡疾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夫采采芣苢之草雖有惡臭猶始于采捋之終于懷擷之浸以益親況夫婦乎乃作芣苢之詩君子謂宋女之志甚貞而一也文選注引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

憤而作以是芣苢之草雖有惡臭我猶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臭乎我猶守而不離去也魯韓說同然或疑蔡宋非古國芣苢非古訓者何曰齊侯召伯皆陳于武王分陝之詩管蔡宋杞皆封于武王有天下之始然國語文王即位諏于蔡原韋昭以爲蔡君則文王時已有其國矣路史蔡黃帝後姞姓國苟古無是國豈盡武王創名耶春秋蔡班先衞宋爵先陳而蔡宋無風賴是詩存之猶燕申無風得甘棠行露補之陶宏景別錄云澤瀉生汝南池澤汝南蔡地正足徵韓義之確且與漢廣汝墳皆化被南國之徵奈何必歸諸子虛亡是哉毛序家室和平則婦人樂有子孔疏以天下亂離則

我躬不閱遑恤室家爲其反證夫文王之化至于兕置武夫江漢游女皆有賢聖之行故宋女貞一足徵王化如僅婦人求子而已則雖商瞿母處定哀伯道妻當漢季並以有子爲幸無後爲酷豈定哀漢季皆和平之盛世而文王周南之風僅質兕爰蕓楚之刺耶且車前利水旣匪懷姙所宜毛傳芣苢車前也宜懷姙陸璣疏車前子治婦人產難陶氏別錄謂其實令婦人有子皆傳會毛傳不可爲訓車前利水之劑從無有以車前安胎者西戎李木復非婦人所采釋文引衞宏許愼王肅並據山海經周書王會解謂芣苢木名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以匡毛傳車前懷姙之訓然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南婦人所得采陶宏景以此爲韓詩說則尤誤矣故魯韓並以芣苢爲興不以爲賦然其以澤瀉臭草輿君子臭惡之疾而辨命論云

冉耕歌其芣苢王充論衡云伯牛病厲四書或問引晉欒肇論語駁云伯牛病癩癩卽癘癘同聲字取興之義旵在斯焉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芣苢亦選注引內傳瞿謂生子兩旁者與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之訓合澤瀉卽馬舄但瞿異于直故郭璞謂大葉長穗江東呼爲蝦蟆衣明其爲澤瀉之稱與車前性一而物二也魏風言采其藚傳藚水蕮也陸璣疏云今澤瀉也其葉如車前稍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皆取臭草爲興不以利水爲用彼謂芣苢治癩者何匪韓詩之義而申毛者欲强爲安胎之劇吾恐誤讀爾雅幾死勤學也

問後漢書周磐傳誦汝墳之卒章因解帶就槃注引韓詩汝墳辭家也薛君章句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則顏色變

王室政如烈火猶冒觸而仕者以父母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詩曰王室如焜而列女傳亦稱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于王事因陳義以匡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使無譴怒遺父母憂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生于亂世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亦魯韓說同而嚴粲乃以詩在周南則父母宜美文王且親伐薪枚斷非大夫之妻者何曰魯詩言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則是伐條枚以爲楗用治汝水之隄防毛傳墳大防也正君子行役賢勞之事非室家自謂之詞其時王室在朝歌去汝南止數百里去岐豐則千餘里不得有孔

邇之云而三百篇言父母者皆謂二親從無叚借之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顯頌非借喻二雅毛詩中但勉其君子以傳兩以父母為文武後儒皆不從之忠孝則王化自見故先儒謂北山之大夫不及北門之大夫北門大夫之妻不及汝墳之婦人苟以詩在周南必美文德則漢廣芣苢又何詞頌上耶且小序傳箋皆無文王孔邇之義至釋墳為大防毛傳君子仕亂世鄭箋父母對疏遠箋云恐其辟勞以得罪當念父母以免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則並同魯韓之旨故王肅王基馬昭孔晁孫毓述毛並謂大夫行役其妻所作毛詩有與三家本無不合而區裂于後人者茲類是也

問曰文選注琴賦引韓詩漢廣說人也而韓內傳且益以交

甫解佩之事外傳則述阿谷處女而引詩證之美炳璋謂其風雅掃地三家之亡尙恨其不早者何曰陳琳集云贊皇師以南假濟漢水之淸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所游又文選琴賦注引薛君章句云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據此則喬木漢女二者比與如楚詞之湘君湘夫人皆江漢典故傳自上古詩人以比貞靜之女可望不可卽蓋上章游女是興下章之子是賦不可卽以游女爲之子爾雅之嫁往也毛傳用之不可休不可求不可詠不可方皆極美其貞潔所謂好德如好色也故列女傳曰不可求思謂以禮自防人莫敢犯則韓序所謂說人者卽靜女毛

傳所謂女德貞靜而有灋度乃可說樂書引琴操云鵲巢者邵國男說貞女而作是其證也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析薪起興葢古者嫁娶必以燎炬爲燭故南山之析薪車舝之析柞綢繆之束薪豳風之伐柯皆與此錯薪刈楚同興秣馬秣駒卽昏禮親迎御輪之禮故箋曰言刈其楚喻衆女皆貞潔我欲取其尤高潔者言秣其馬謙不敢斥其適己皆用韓詩說人之義發情止禮庶乎離騷好色不淫之旨焉自易林云喬木無息漢女難得禱神請佩反手離汝于是旁及交甫解珮之說然文選解珮事蜀都賦注以爲列仙傳江賦注以爲韓詩內傳洛神賦注則宋本一作

列仙傳尤延之本一作韓詩內傳袁本茶陵本而詠懷詩注則曰列仙傳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云云考劉向列仙傳有江妃二女而終之以詩云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蓋說者因薛君有漢神之云而列仙傳又有引詩之語因淆爲一事巷伯毛傳引顏叔子夜遇嫠婦事凡二百言以爲辟嫌不審之證使不見其全傳而第徵引于他書則必謂毛詩以巷伯非寺人矣說文皃部亦引韓詩傳鄭交甫逢二女魁服與巷伯毛傳引顏叔子事同蓋以交甫事證漢神非以交甫事解經也古籍不完難據孤文以害全誼鹽鐵論引孔子曰吾于漢廣知德之

至也正謂德廣所及今本亦譌作河廣則宋桓夫人祓出思子有何至德故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固難心知其意焉

問麟趾毛傳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謂公姓公孫也陳啟源非之謂古無稱孫為姓者何小序以麟趾為關雎之應而又言關雎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者何曰玉藻子姓之冠也鄭注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所祭者之子孫也又喪大記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鄭注曰子姓謂眾子孫也漢書魏其武安侯傳跪起如子姓史記外戚傳既歡

合矣或不能成子姓亦謂子孫也其他傳記稱子孫爲子姓者更僕難數況杕杜毛傳又以同姓爲同祖則是毛以公子爲同父公姓爲同祖公族爲同高祖故詩以三章先後爲親親之殺若如疏以同姓爲五服之外則安得先于五服內之公族乎至左傳襄十二年曰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又曰魯與諸姬臨于周廟謂同姓于文王爲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同宗于祖廟也彼對異國言自遠而近故以同族爲五服以內與此皆言文王近親者異也周南當殷之末世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之僅存者經紂數十年之蕩滌已無復存及文王積功累仁移

風易俗人材蔚興變涼德爲敦龐變貪競爲推讓葢南國之宗族皆有盛世之休祥非獨美周國之公子也毛詩麟趾衰世之序與三家詩關雎刺時之序同一義例葢衛宏之旁取魯韓者孔疏懵然不知乃以黃帝堯舜致麟文王不致麟斤斤較量固哉高叟之爲詩乎

召南荅問

問孔疏以二南之后妃夫人皆指文王太姒而子則謂召南全風皆周南之應其夫人自是南國諸侯之夫人與后妃無涉者何劉氏七經小傳云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王應麟駁之謂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則是貍首在鵲巢之外者何曰采蘋爲鵲巢之三知采蘋爲南國夫人則知鵲巢矣說詳後彼以關雎與后妃此以鳲鳩與夫人其求賢刺時雖不如寤寐反側之哀切然以國君之富尙必鳲鳩均一之夫人始足配之而況天子以四海爲家者乎鵲巢非弃惡鳥可居惟鳲鳩

乃足居之非泛詞頌美矣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大夫以采蘩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按其篇次貍首自是鵲巢之誤說見前正樂篇且以會合之得時喻會同之及時正鵲巢之義于貍首何與乎大戴投壺記于禮崩樂壞之後漢儒誤取萇宏所射之貍首以入禮經烏焉魯魚貽誤千載王應麟反據以駮鵲巢射節之誼何異以燕說正郢書耶

問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合于樂章鵲巢之三毛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亦用射義之文則篇首三詩不專美夫人而兼美大夫妻者何左氏傳釋其詩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

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考濟水溢爲滎澤卽鄭之滎陽當爲陝以東豫州之風乃不入周南而入召南者何曰此詩正美南國夫人之切證也稱季女爲季蘭猶季姬季姜季芈季隗之例則是蘭姓諸侯之女非姬姓之女所謂先嫁三月教于宗室牲魚蘋藻之祭皆南國諸侯夫人之事非文王宮中之事漢有廬陵太守蘭廣卽此蘭姓之後師古注急就篇謂出自鄭穆則古未有氏其祖名者杜預注釋季蘭爲服蘭之女疏引燕姞徵蘭生鄭穆公豈有二南已用春秋之典故知當爲古姓無疑季蘭嫁爲大夫妻安知非嫁于荆梁諸國之大夫正召伯所屬而采其風乎能循法度推本于其在父母家故序以大夫妻爲言耳采蘋爲卷耳之應卷耳亦代爲大夫妻之詞

而歸本于后妃之志。采蘋乃諸侯女嫁爲大夫妻之事。何得謂非南國夫人之教。與文王后妃之化乎。白虎通義嫁取篇曰。大夫女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子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家學事人也。此可見古者女教之重。敬宗收族之禮。故潛夫論云。背宗族而采蘋怨。原作采蘩臧氏玉林曰當作采蘋取宗室牖下語耳當是殷紂播棄宗族之時。故闡南國宗室之風。有相形見絀者耳

問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且首章數語全同出

車五章明爲行役之詩與殷其雷汝墳同誼而傳箋不以行役爲言反以爲未嫁之女者何曰箋以見止爲同牢之時覯止爲初昏之夕通典馬昭申鄭謂三代嫁取以仲春苻于南山采薇之歌以證其爲將嫁之女不知昏禮婦車有裧安得有途見采蕨之事且未婚之女亟亟以我心降我心說我心夷爲言大違昏義女子恥去之義何以爲風化之首乎歐陽本義謂毛鄭不合序意而以此詩爲大夫行役其妻守禮待歸之詩呂記嚴緝朱傳並從之覩毛以草蟲應卷耳齊詩以草蟲應芣苢則爲大夫妻懷君子之詩非未嫁女之詩明矣

問甘棠之詩鄭荅趙商以二伯分陝在武王有天下之後亦不以爲文王詩矣而康王之誥召公尙率西方諸侯則是詩果作于何世毛傳蔽芾小貌鄭箋謂止舍小棠之下夫杜棃之樹高不數尺召伯廵行旣不可弁帶而坐灌莽之閒復不可佝僂而入蝸廬之內卽許行塁道有不能行且箋謂專聽男女之訟尤非方伯之專職者何曰以三家詩考之不但作于成康之後抑且當爲西周之變風何者左傳定九年引是詩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襄十四年士鞅曰欒武子之德在民猶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劉歆廟議云思其人尙愛

其末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說苑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故史記燕世家及劉向疏並以召伯既卒而後世思詠之詩則齊詩以爲作于召公身後矣韓詩外傳曰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乎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由是出就蒸庶于隴畝之閒而聽斷暴處遠野廬于樹下而百姓大說耕桑倍勸其後在位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漢書王吉傳略同吉亦習韓詩夫云先君文王固明在文王之後至言其後在位不恤元元稅賦繁數則并在周室中葉以後非成康時矣周初東遷岐豐

西畿之地尚爲周所有甘棠巡行之地在陝以西自不得入東都王城之風而附之召南宜矣

則曰耕桑倍勸再則曰耕桑失時則是農忙停訟之月恐民至城邑廢耕耘故暫出鄉野就聽之其非終年暴露明矣而劉氏安世乃以爲墨子之道非方伯述職之體則文王卑服卽田功公劉谷刀陂原巘亦皆墨道乎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而古詩木蘭之檝沙棠舟則其木不小易林云大樠之子百條其母當夏六月召伯游暑其爲沙棠芾茂之大樹而非杕杜道左之小木明矣說文芾草木盛貌韓詩作茀亦謂蔚薈茂盛異于毛訓故韓詩外傳謂處于樹下說苑以爲舍于甘棠之下史記

以爲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又易林云爲讒所言毀于枳溫甘棠聽斷昭然蒙恩又非鄭箋專聽男女之訟明矣又考樂緯云（御覽初學記人事部引樂動聲儀）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栗恐懼故舍于棠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與聖人齊是以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斯言也其得聖人之用心乎書序稱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左右召公不說（句）周公作君奭攷尙書大傳舜讓于德不怡（史記五帝本紀作不懌又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徐廣曰怡懌也索隱曰台說也）夫召公之讓于德而不說猶舜之讓于德而不怡也以天下之大萬民之重三公二伯之任而已與周公分任之（孔疏云經傳皆言武

王時太公爲太師。書序言周公爲師者。蓋太公薨周公代之。其大傅則畢公也。縱戰兢憂勞保無耄荒。平縱無失墜。果足光文考聖化乎。所以感然若不自釋也。周公則歷稱伊尹伊陟巫咸巫賢臣扈甘盤及文王五臣。皆未嘗去位。以勉其謙讓未遑之心。並明我二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誼。故召公不自說之志。于詩甘棠見之。周公作君奭之義。于詩鴟鴞見之。皆畏命之至也。勉道之極也。白虎通曰。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陝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者。賢人主其易者。乃俱致太平也。論衡氣壽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爲太保。傳稱邵公年

百八十云云則是天壽平格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卒之懷召公者如懷文王詩召南者如詩周南睎驥之馬是亦驥而已至鄭氏撤謂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故詩作于下云云則旣惜分陝之時世又昧南豳之體例固無譏焉

問行露之詩列女傳以為召南申女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迎之女不行夫家訟之于理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也韓詩外傳亦言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志貞禮誓死不往君子以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論而歌之以絕無禮之求

防汙道之行焉異于毛詩彊暴侵陵貞女之說乃孔疏申序以爲禁嚴于女法緩于男故女旣貞信而男猶彊暴陳啟源徇傳又斥魯韓解室家不足之義近于爭聘財者何曰說經而徇私鮮有不害道者矣列女傳述申女之言曰夫婦者人倫之始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則是重在禮不備而非徒物不具也且六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止用鴈惟納徵束帛儷皮亦無過五兩二元三纁詩再言誰謂女無家則是其夫家非貧并此而不能具也衛風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韓詩外傳釋之引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殺止云者即周官仲春會男女之

無夫家者許其殺禮之令。周官媒氏于是月也奔者不禁蓋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言自九月至此時猶不能備六禮者乃許其殺禮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是先王原有非時殺禮之禁、故摽梅詠仲春逾時不備禮者之事。七實三以至傾筐喻女之次第畢嫁也如紀詩則已逾時而盛夏矣尚何云殆其謂之哉桃夭詠昏因常時備禮者之事。桃夭喻女子容色之少好耳如以時則有蕡其實其葉蓁蓁時當盛夏尚得爲仲春及時哉詳周南答問易林云婚禮不明男女失常行露有言出爭我訟此明貞女欲守昏禮之常而夫家欲用昏禮之變也盛露厭浥正季春以後仲秋以前冰久泮而霜未降之時。箋以行露爲始有露是二月嫁取正時多露則三月四月已過昏時故云禮不足而不來此用韓詩與毛異非時非禮非貧非荒而欲用苟且殺禮之令以爾車來以我

賄遷、棄禮急情、可乎、不可乎、易漸之象曰女歸吉、明自納
采至親迎皆施不淩節故六爻皆取象于鴻寓昏禮用雁
之義、若歸妹以兌少女從震長男說而動不以漸爲六禮
不備奔則爲妾之象矣、故士昏六禮皆行之于廟以先祖
之遺體授人其不苟也如此壻爵弁墨車親御輪三周其
親而下之也如此幣必誠辭無不腆舅姑姑饗婦洗爵而獻
其降尊而禮之也如此、然後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所以報
夫君舅姑之禮者、當如是其厚而不忍變也禮之云乎豈
曰財之云乎、小雅我行其野之詩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箋
謂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適以自異于人道、

豈非行露昏姻之切證乎申爲南陽被化之邦而酆則崇侯虎之故地文王伐崇始作豐被教尙淺餘俗猶存故采其詩以明王化之淺深若媒妁不通而彊委禽焉此獄何待召伯而聽之孔疏以爲禁嚴于女法緩于男故女旣貞信而男猶彊暴曾是文王有此不情之法不倫之化哉劉拒彊暴之辱亂世不乏其人謹禮節之極非聖化不臻此俗毛詩之淺于說行露猶其淺于說芣苢也後儒附和又何議焉

問羔羊退食自公毛鄭異義而釋文引韓詩逶迤公正貌又費鳳碑君有逶迤之節自公之操或謂鄭箋減退膳食

率從公道之所本然乎。素絲五紽五緎。或謂裘敝見縫明其節儉然乎。曰。節儉誼隘不足以蔽詩旨惟緇衣篇云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蓋素絲之縫殺大小皆得其制。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出入皆可從迹。則俯仰自得而不愧怍。所謂從容有常者也。埤雅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纙倍纙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綖此乃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蓋紽者五絲緎者二十絲緫者八十絲故三章次第以多寡爲先後古人服裘。毛表而革裏。故新序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漢書揚興薦匡衡云。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是則裘毛在外。革當在裏。敝裘止當見其少毛何

由見裹縫之絲益知裘敝縫見示儉之說不可通矣曹大家賦云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後漢楊秉傳云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薛君章句云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則仍同緇衣進退從容之義薛君章句見後漢書王渙傳注衡方碑云禕隋在公儒林傳張山拊云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則仍用毛詩退自公門之訓蓋卿大夫入朝治事公膳于朝不遑家食是魯韓原以爲進退公朝而大夫之節操正直自見自章懷注楊秉傳始以鄭箋減退膳食率從公道誣釋韓詩與十月箋之閻妻扇妃誣爲魯詩者畧異故知箋之異毛出于魯

韓者半出于意說者亦半他如鴟鴞車舝諸篇皆非毛非
韓別詳各篇

問殷其雷傳云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
分雷與山爲二與箋謂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
猶雷殷殷然發聲于山之陽則通爲一與果一乎二乎曰
箋言一與者是而雷非號令之喻也易以雷出地奮爲建
侯行師之象甘泉賦振殷轔而軍裝注引薛君韓詩章句
振盛也殷轔言衆多也軍裝如軍之裝者也而魏文帝黎
陽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此兼用
召南東山二詩明爲從軍之事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

象君之車音傳奕詩曰雷殷殷感妾心傾耳側聽非車音竝以雷擬君子車聲之證文王征伐昆夷正在終南隴坂之地故陟岡崔嵬周道威夷屢詠于詩此蓋言師出之初六軍雷動今車聲自山陽而山側而山下是猶雷始收聲而軍之將歸也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全出全反我振振之君子其殆及時而歸乎詩之取興不遠人情衡諸毛義必有能辨其迂近者

問摽有梅之詩東萊呂氏謂其詞汲汲如將失之殆習亂而喜始治者何曰周官媒氏疏引張融云摽有梅之詩嫁取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

時蓋韓詩說也呂氏讀詩記專毛不取三家而此誼闕與之合可謂逆志而得意矣范氏處義曰男女昏因失時或以凶荒或以强暴或以征役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成禮故旣幸之而又惟恐其失之也二南詩皆當文王與紂之時習亂思治之際不其然乎不其然乎至求我庶士疏謂詩人設爲女家之詞非女自我即戴岷隱所謂擇壻之義父母之心也釋文引韓詩章句云追願也丈夫生而願爲之室女子生而願爲之家則韓詩亦以爲父母詞歟

問桃夭摽有梅綢繆東門之楊皆言昏姻以時而毛鄭不

同毛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本于荀子鄭則以仲春摽有梅至孟夏其實三仲夏其實七皆昏期之候據周禮仲春會男女無夫家者之文也得毋鄭本三家詩說乎曰韓詩外傳亦言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與荀子同而白虎通義言嫁取必以春者謂必迨冰未泮以前即小正二月綏多士女之義初無季春孟夏仲夏之說至媒氏奔者不禁之文明爲過時殺禮豈至是方行禮哉且行露以非時拒男綢繆以三星失時在天三四月在隅四五月在戶五六月安得仲春至仲夏皆昏期哉鵲巢箋云鵲作巢于冬至春乃成疏引詩緯云鵲以復至三月始作室家復于消息十一月卦月令十二月

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故知至春乃成云云此亦昏期之喻而摽梅嗑以實多少喻女子笄年少長之時非喻春夏早晚之時矣孰謂鄭箋別有所本乎管子幼官篇秋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春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元亦云納婦始秋分東門之楊毛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是西漢以前從無異說自馬鄭創古文說動異西漢故王肅謂二月之女始自馬鄭私立門戶非經誼也周官媒氏疏曰秋以爲期淫奔之詩也綏多士女仲春之政也易泰卦六

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育生嫁取之禮福祿大吉召南草蟲之時夫人待禮隨從在途見采鼈者以詩自興而春秋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或者仲春之文所以令士庶天子諸侯不在此制則以爲侯王之法不同三代也案爻辰者鄭氏一家之說不可據且王侯卽四時通用則亦無仲春至仲夏之文鄭說無合者

一至男女昏嫁年歲毛鄭亦不同摽梅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王肅譏周迸毛皆以男自二十至三十女十五至二十皆可昏嫁而鄭依周官大戴禮穀梁傳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許愼五經異義同之以十五六後可嫁取者國君及卿大夫士之禮二十三十而嫁取者庶人之禮范甯不從之謂周官傳記言不得逾限非必以三十二十

爲期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必三十二十而嫁取安得有殤姊乎可謂片言折獄而馬昭盧氏尙强申之東漢師心立異大抵如斯近日惟歙縣兪氏正燮斷之曰媒氏之文是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不是過何以知周時有此令若曲禮內則冠笄有室之文若穀梁傳冠取許嫁之文若墨子大戴禮所述上古中古之文及說文白虎通淮南氾論訓云云此自周時爲民之令不通于古今不達于士以上亦不限于民之有力者後儒以令爲禮說始難通豈知絕無與于禮制其辯甚詳今不備引

問小星之詩箋謂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進御于君鄭志
張逸已疑君有常䕶詩何其碎而洪邁亦謂諸侯媵御何
至抱衾往來牀帳煩重勢非獨力可致葢使者遠適夙夜
征行不敢慢君之義而王質亦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行章
俊卿程大昌皆謂爲使臣勤勞之詩者何曰此韓詩說也
外傳云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故君子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敎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
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而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入奉使類葢唐宋韓詩尙存是爲諸說之所本文選魏文
帝襍詩注曰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亦用韓說以易毛

詩眾妾之喻蓋殷在周東首章指紂廷羣小之多而微賤膠比三五人落落如晨星故易林云旁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行勞苦無功惟使臣以勞計功若賤妾進御何功不功之有則實命不同者即北山詩之或息偃在牀或王事鞅掌也首章毛傳三星五噣以別于下章之參昴然心噣相去甚遠心在東則噣在西不得同時見于東方也次章維參與昴皆西方白虎之宿則以喻西周勞苦之臣正與大東詩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相反也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郭注引韓詩抱衾與幬箋用以易毛訓裯衾爲裯帳蓋賤妾進御于君止須禪被使臣宵役在外必兼攜行帳也此與汝墳殷其靁皆勉其君

子以敬王事安義命苟爲作于嬪御則實命不猶幾于怨其小君矣烏見其爲惠下之所感乎三百篇中言征役言征夫言徂征者皆遠道長役之謂若宮闈寢興可言宵征乎卷耳四牡殷其靁並行役于西土之詩以言山阜崔嵬周道威遲知之汝墳小星則行役于東土之詩彼言王室如燬此言實命不同皆與殷畿相近之詞不獨三五在東而已王事不均從事獨賢其皆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何獨關雎鹿鳴之爲刺時乎

問易林云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厭薄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又云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伯仲處市不我肯顧娣姪恨悔似皆指召南江有汜之詩與毛異義者何

曰易林二占合釋乃明蓋求其長女不從而父兄以季女嫁之娣即季女也姪則媵于季女以嫁者也其後長女過人不淑而娣姪先嫁得所乃閔伯仲之不從悼戚施于燕婉而賦此詩女長曰孟而春秋傳曰虐我伯姊國語密須由伯姞則女長亦稱伯矣之子謂長女也我季女自我也不我以者不用其言不我與者不肯偕行不我過者輕其娣姪之夫家不相過從而未章其嘯也歌箋云嘯者蹙口出聲有所思而爲之嫡既覺自悔而歌其勞苦也江汜之娣始不敢薄其君子而不行繼不以已之得所而忘其同氣先王以爲可以勸戒而惇俗故錄之于詩蓋嫁于異國之士者故易林不言南國大夫而

言南國少子其爲士而非大夫無疑毛序不言夫人而言嫡孔疏亦謂大夫士之妻但大夫不越竟逆女惟士昏禮有異邦贈送之文故魯詩芣苢宋女而爲蔡人之妻谷風涇渭秦女而爲邶人之婦知士禮異于大夫矣漢地里志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歸論語包注謂取三姓女國策管仲爲三歸之家以擬桓公鮑注亦同是知諸侯取女二國媵之大夫則僭也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熊氏云長妾謂娣又士昏禮雖無娣媵先則士得取于他國但娣姪出于一族而不能有二國耳至若我行其野適異國而就昏因行露興訟以鄫申而通盟好斯又禮不下庶人有妻無媵者也至毛傳以水決復入爲汜與媵亦復歸然說文水部引詩一曰洍水也詩曰江有洍是三家詩但以爲水名不同毛

訓矣章江有渚毛傳水枝成渚然釋文引韓詩一溢一否曰渚謂此溢則彼涸以喻夫家盛衰無常女子不可以盛衰爲去就正符易林之旨矣

問舊唐書禮儀志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麕之刺興焉劉昫唐末人蓋用韓詛其言詩與毛略同而不以爲文王之風則大異然不入王風而入召南者何

曰吉士誘之近儒多主毛傳誘導之訓而斥歐陽本義挑誘之解然首章毛傳亦以爲春不暇待秋末章箋疏亦以爲女子拒暴之詞夫導淫導欲皆導也以春不暇秋之女而吉士從而誘導之斯何情事乎昏禮束帛儷皮以爲聘

幣今以死麕不中禮之皮而加以茅束茍簡之贈鄭子皙之强委禽乎春女悲秋士怨感其物化也相感而動流蕩之思則末俗失冠昏之節矣感帨驚尨謂之姑徐徐云爾詞若相距情則相暱乃以爲凶荒殺禮而强推爲禮義之化貞絜之教其如詞義齟齬何或謂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必非刺淫則子齹賦野有蔓草叔孫賦匏有苦葉亦將謂彼二詩非刺淫乎三家詩以甘棠野有死麕何彼襛矣皆東周之詩而二南樂章各十一篇篇相配應獨此三章多出十一篇之外與周南不相配應又不入于王風則知皆東周時所采西都畿內之風也蓋

周初雒邑與宗周通爲邦畿千里平王東遷後秦文公破戎收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及惠王尙與虢公以酒泉是西畿地東遷百餘年尙爲周有也而虞芮西虢亦錯處西畿之內未爲秦晉所并故甘棠之思召伯何穠之美王姬皆陝以西畿內之風（分見二篇荅問）野有死麕非猶是例乎自召伯聽行露之訟畿民懷禮教之遺而其詩既非采于東都王城使不附于召南陝以西之風將何所屬自采風之例不明三家之說不著于是王氏柏退何彼穠矣于王風刪野有死麕于召南師說不明弊壹至此夫

問何彼穠矣之詩毛與歐陽異說其主平正之王齊之

侯者曰二南皆儀禮樂章必非東周之平王當猶湯稱武王武稱甯王厲稱汾王韓奕傳汾大也以文王爲平王周公已沒召公主昏故其詩入召南其主東周平王之孫嫁齊僖公之子者曰平王崩于魯隱之三年而春秋十二公惟莊元年十一年兩書王姬歸于齊兩者之中齊襄無道魯主讐昏王姬爲齊繼室違諸侯不再取之義其詩必不登于二南惟莊十年適齊桓者卒諡共姬意其有肅雍之德事在莊王十四年則王姬必平王之元孫惟是東遷之詩何由入召南二說孰是曰以經例求之更以三家詩證之而後知二說望文生義之失考韓奕詩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

父之子謂厲王之女甥而蹶父之女子皆美韓姞一人也衞碩人詩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亦謂齊侯之女子爲衞侯之夫人合四語皆美莊姜一人也（其頌魯僖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亦同）從無一稱其妻一稱其夫分屬二人者況首章以唐棣之華興王姬之車次章云平王之孫若非卽齊侯之子則華如桃李將兼興男女二人乎況武王元妃邑姜若女適齊侯之子無論丁公乙公皆違春秋傳譏取母黨之例（見白虎通義當是公羊顏嚴二家遺說）且天子女適人曷不云齊王之子而必遠繫之祖乎詩三百篇皆稱文王何以獨易其稱曰平王不見他經傳乎至齊襄取王姬立已五年

齊桓取王姬立已三年而謂尚稱齊侯之子尤乖君薨稱世子既葬稱子逾年稱君之例是二說皆不達經誼之言也攷儀禮疏引鄭箴膏肓言齊侯嫁女于諸侯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是謂齊侯之女子而平王之外孫女同指此女一人正符碩人韓奕之例汾王之甥箋云姊妹之子爲甥王者之甥卿士之子言其尊貴與此平王之孫同也爾雅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儀禮外孫緦麻三月春秋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休曰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漢書西域傳龜茲國王上書自言得尚漢外孫女謂公主女細君也亦同是例且華如桃李正與女公子亦符首章之例諸侯女適人經例不書且平王四十九年以前未入春秋安知無王姬適齊而此則其所生之女別適他國者乎諸侯取夫人

有留車反馬之禮。故諸侯夫人始至。皆自乘其車。與士昏禮異也。詳鄭注賈疏。又鵲巢疏引鄭箴膏肓云。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是大夫禮也。泉水還車言邁。言夫人用嫁時乘來之車以歸也。王姬之車。是天子嫁女所留之車。然崔靈恩謂惟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夫人得乘重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其初嫁之時。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諸侯夫人不得上攝。以其偪王后。故也。詩疏引此。蓋出崔靈恩三家詩集注。周禮巾車鄭注舉詩翟茀以朝。衛侯爵。謂厭翟也。說同。而詩序言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是得乘重翟。異于他國夫人之厭翟。今其嫁女也。乘攝等之母

車兼有肅雍之母德使人榮其所自出則下國猶尊王室文武家灋尙存其不入之他什而入之召南者齊女所嫁當是西畿諸侯虞虢之類其詩采于西都畿內旣不可入東都王城之風又不可入齊風故從召南陝以西之地而錄其風爾如謂二南皆儀禮樂章必非東周之平王無論與甘棠諸詩不合卽如譜疏謂詩作于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入之召南近日錢氏澄之謂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時周公已沒召公主昏則并在康王之世其于儀禮合樂周南召南之文已鑿枘不入何如三家詩以甘棠野有死麕何彼襛矣皆作于東周采

于西畿正符召南獨多三詩之例乎至皇甫謐駁平王爲文王之說謂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太姬妻陳胡公則次女宜爲媵加虞二姚堯二女之例是則不然娣姪必庶女若同出邑姜則皆是嬀固可分適諸侯若摯仲氏任爲王季妃莊姜邢侯之姨息嬀蔡侯之姨是也但此詩平王齊侯則明指其人實非訓詁通稱耳

問騶虞之詩三家說皆以騶虞爲官名五經異義述魯韓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周禮鍾師疏魯詩傳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文選魏都賦注易林云五軛四國優得饒有陳力就列騶虞說喜射義鄭注曰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歎仁人也鄉射禮鄭注云騶虞之詩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賈子新書曰禮者臣下所以承

其上也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僎牲而飽以優食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甚敬其主敬愼其所職掌而忠厚盡矣其事深故其歎之長曰吁嗟乎也與毛傳騶虞獸名異誼者何曰據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鵲巢爲節樂會時也（舊誤貍首詳夫子正樂論）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度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皆詩禮最古之義毛于采蘋采蘩二序既皆用射義安得于騶虞而獨舍之乎諸儒謂毛公時古書未出而闇與之合此序與禮記射義合乎不合乎諸儒又謂爾雅專釋毛詩何以釋獸反無騶虞乎或據書大傳逸周

晉王會解山海經以證毛傳然王會解云騶吾食虎豹則其性更猛山海經有騶吾大如虎日行千里則其性又善走皆無不食生物之說且毛傳以騶虞爲白虎而書大傳淮南子言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又言得青豻白虎等是騶虞與白虎判然二物不得以白虎爲騶虞至說文虞下全用毛傳而仁獸又與義獸不合且吁嗟麟兮上承麟趾之文若于殪豝豵之後而忽以白質黑文之獸頌其君則于詞不倫毛傳既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君之發忽又舍虞人而別指虞獸則于例不貫自當以三家詩義爲長蓋是詩函二義射義謂樂官備而易林賈子皆美虞人得職

此一義也。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鵲巢。舊作貍首誤見上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而鄭禮注皆以不忍盡殺為仁。此又一義也。考周禮山虞大獵有除萊之事。司馬春田有火弊之文。今葭蓬茁而不忍火田。五豝壹發而遁其四。不忍驅逆。皆虞官仁心為質。是一發五豝。言其得人。五豝一發。言其愛物。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蔡邕曰。七當作六。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則有騶。左傳亦言六騶。無言七騶者。左傳使訓羣騶知禮。商子禁使篇亦言騶虞監馬。是騶掌馬御。虞則羣騶之長。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故以虞人得賢。知其官備。毛傳特欲配麟趾之仁獸。故創訓義獸。望文立說。不知麟趾則子孫之多賢。騶

虞言在官之多賢故皆爲關雎鵲巢之應若如毛以騶虞美君之仁心而不及得人則是風化之本而非風化之應矣何由與麟趾相配鵲巢相應乎至射義孔疏云射一發而得五豝猶君一求而得五賢爲集傳中必疊雙之所本然疏止謂喻詞而集傳并以爲實賦則豈王用三驅網開一面之制哉若乃墨子武王勝殷殺紂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公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者象舞即維清而騶吾即二南房中之樂或以首章關雎名或以卒章騶虞名也虞吾同聲叚借所謂因先王之樂者二南皆文王之風也文王詢于八虞咨于二虢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

西土服故大雅棫樸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旱麓之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是知關雎鵲巢王道之本也造端乎夫婦麟趾騶虞王道之成也自家及國風化美而賢才多察乎天地

詩古微中編之一